

轻城

Dream
City

猫七·著

那个夏天，我们听的每一首歌，都轻成了云，托不住我们的心。这个城市，它也轻得不着地，飘忽来去，像是注定守不住的城。而我爱你的心，就像篇新的小说，没有人念过，也没有人听过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

轻 城

【Dream City】猫七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轻城 / 猫七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0.11

ISBN 978-7-5104-1334-6

I. ①轻… II. ①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4713号

轻城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猫 七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暖 暖 张才日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蔺善兴

封面绘图: water.

插图摄影: 延 延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*1100 1/32

字数: 140千 印张: 7.5

版次: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1334-6

定价: 23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【Dream City】



【Dream City】

希望和失望，努力和放任，挣扎和顺从，像云一样漂浮在这个夏天。





离于爱者，无忧无怖。

【Dream City】

三个人，似三颗星球，互相牵绊，构成只属于他们的小星系。
少年与少女之间，少年与少年之间，各自恋慕但隐忍，彼此排斥又吸引。



书名：假装深爱的少年
作者：沈嘉柯
定价：23元
出版社：新世界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1年1月

无论中学，抑或大学，身边似乎总会有这样的人存在——耀眼夺目，即使身穿统一制服也掩盖不住光芒；干净美好，即使远远看一眼，内心中的小宇宙也会瞬间爆炸。卫昼年在开学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如此这般漂亮的男生，和另一个如此这般美丽的女生，那两人像两株并列生长的树，有着外人无法插足的亲密气场。

虽然自知无望，但卫昼年还是悄悄地开始暗恋。原以为这是一段永远不会开始的感情，有一天，美少年却扬着明媚的笑脸伸出手：“我们现在正式认识一下吧！”于是，原本遥远的不同三颗星球改变了彼此的运行轨道，一点点靠近、再靠近……

男孩会做什锦沙律寿司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装病在医务室翘课，真的生病了会像个小孩子一样撒娇要好吃的、好玩的；女孩约会迟到总能找到各种俏皮的借口，会细心地把一张纸巾对角折叠后再递过来。不知不觉，卫昼年觉得自己成了最了解他们的人，并因此而暗暗兴奋。但他没有看到面容姣好的少年面对暗沉沉的黑夜，在窗户玻璃上绽开一抹有点邪恶的微笑；也没有看到沉静文雅的少女将脸侧到一边后，朝某个角落投射的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
秘密在时间的作用下发酵，如潮水般涌动起来，一浪接着一浪。三个人组成的小小星系，循着轨迹运转，奔向未知的命运。

1900年，上海，仅存的东方梦幻。命运的暗流汹涌，少年们乱世挣扎。
一场海上雪，两段痴情梦，最黑的黑夜里，莉莉丝在期待着烟花再来。



书名：莉莉丝房间
作者：艾成歌
定价：25元
出版社：新世界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1年1月

单薄的少年时光，如烟花绽放，燃烧在这样一个弥漫着衰败不祥之气的王朝的尾巴上。

在无数时空交错的缝隙里，他和莉莉丝的相遇如惊鸿一瞥，春雷乍响。身处现实抑或梦境已不重要，对方是人抑或神也不必深究，眼睛里看的是对方脸上甜美的笑窝，耳朵里听的是低声私语的细琐事。两人像两粒随风的尘埃，欢喜地飘浮于尘世间，国仇家恨、江湖道义……一切都在九霄云外。

这是民国初年的上海吗？风起云涌，每个人都暗藏心机，浮华的纸醉金迷下满目疮痍。或者是几千年前的长安城外？垂柳树阴下，有少年风度翩翩，温润如玉，浅笑如幽兰。还是五行三界遍寻不着之处？无限的天地，无限的时间，莉莉丝小小的房间亦是茫茫大的宇宙。

这故事有许多开头，悲喜交加，爱恨交织，而结局早已注定。

人山人海入烟，入戏入梦入幻，刹那间中，我们故事里相见。

零

【Dream City】

信纸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两个蓝色的字：成锦。字迹模糊，边缘洇出蓝色的弯曲细线，像是钢笔尖随手画出的夏日积云。另外还有一盒磁带。

然后，就像世界都到了尽头。海水凭空涨起来，从随身听里缓缓溢出。

海水，海水，海水。

从头到尾，磁带里录满了海水声。

成锦背靠床坐在木地板上，床单垂在背后，影子一样轻轻凉着脖颈。她听到那些海水，它们或者涨起来要升向天空，或者平铺直叙，或者仅仅是玻璃平面上一道短而远的鸟叫，受潮的房子里一把吉他，过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从前。

水蓝色的，灰蓝色的，玻璃绿的。深深浅浅的从前。

成锦站起来，关上灯，看见下了雨。窗外面整个城里的灯光都湿了。她继续往后听，听到一场台风，还是那一场台风；她听到顺顺坐在那张褪色长椅上，下巴搁在椅背上，面朝着颠簸海面；她听到他一个好像要笑起来的瞬间，又听到那瞬间消失，只剩下海水冲撞陆地的声音，以及紧贴成锦耳朵、从他耳朵里传过来的血液的声音，遥远而安静，像一道缓缓倾泻下来的晕眩，包裹起宇宙间所有洪大的声响。

雨水打得他们睁不开眼。

那天是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。那天整个青岛只剩下她耳中的声音。然后它掉下来，一切成为海的世界。

第一话

【Dream City】▶

云 蚌

【1】

时间回拨两个月，青岛。零七年夏，一切就要发生。

那个叫顺顺的男孩翻了个身。还不到一分钟，就又翻回来。夏天融化成床单，融化成空气，融化成包围他皮肤的膜。

盘旋。缠绕。偶尔啮咬。渐渐围拢。切近。触摸。若即若离却只是缓兵之计，转瞬便汹涌扑面，沿血脉筋络一路肆虐闯关，终于渗入骨髓。

密密匝匝，密密匝匝，密密匝匝。

总是这样的夜，闷热得像乌云附身，未等警觉已不能自主。意识沉一下，又浮一下，渐渐灌满闷热，忽然就毫不迟疑地落向时间深处。

而后就到了梦里。

我又到了梦里。梦里是另一个夏天。中午，晴天烈日，阳光哗地洒下来，白得像一大片雪。

我看着我自己，有些晃眼。我稍微低了下头，梦里的自己也这样稍微低着头，头发很短，连额发的影子也够不到眉。这是那个夏天。七月十六号放假，我玩输了牌，小景得意地翻出一把足够修理树枝的巨大剪刀，在我脖子上胡乱围一条浴巾，从头顶咔嚓地剪下去。我看着地上渐渐堆积的头发，心想这必定是你今生干过最痛快的事，要么就是那回，你删了张洋的132部大小毛片，先扔到回收站再清空，刷的一声响，毛片集体跌进巨大的虚无中。关于这两件事哪件让你更愉快，我还跟张洋打了赌，可直到最后也没来得及问。

要是我能再见你一面，我一定会问你。

要是我能再见你一面，不是在梦里。我会叫上张洋，还有黄繁。他以前那种没心没肺的笑容，我想再看一次。现在他的笑像没熟的石榴，总是太温吞。

不要紧，我知道你害怕人的改变，不要紧，黄繁并没有变，他只是变了笑容。

其实我们都没有变。

我们都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

也许这样不好。

可是小景，你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好。你是没有边界的人，是永远活在夏天里的人，你做一点坏事，躲在暗地给受害者拍照留影；你明明是故意惹事要我们跟别人打架，却又认真地为那些伤口流泪难过。你老是弯起眼来笑，所以很早就长了笑纹。我还记得，你笑得厉害的时候，嗓音里有一点哑，像是彗星那一条沙沙的尾巴。

就像现在，你在我眼前，正在这样笑。

这不过是个梦，但这个梦从你的笑容开始。

我看着我梦里的头发，它长回这么长的时候，应该是八月了。

“喂，顺顺，你觉得这个城市有一部相机的话，它要拍谁？”

“海鸥。”

我们身边全是海鸥，像你一样地笑着。

“不对，它会拍我。它会觉得，多稀罕的姑娘啊，再不拍

就没有了。”

你这样说着，就坐在我身边，大坝的尽头。你垂着腿，晃悠悠，腿的影子像鱼一样游在海里，我想低下头去喂它们，可它们一瞬间就消失在水波里了。你微微后仰，抵着铁链上的木牌。木牌那一面是禁止翻越之类的字，看久了反而不记得写着些什么。你说着，我听着，我也笑，心想这句话也许只是拿自恋当卖点的玩笑。

但我心里其实在暗暗地害怕。

我一直在怕。

就像上个月，你隔了两年，独自从北京回来，站在我们三人面前，惯常地笑着，然后张口，第一句话就说“我们恋爱吧”。那时我就是这样怕着的。

不，我不是怕发生什么。我只是怕事情发生的那个刹那。时间它悬在半空，谁都看不见。

离它坠下来还要多久？我们还有多少分秒日夜？我没有问，我藏起所有的怕对你去微笑。

而你轻轻张开嘴，像是要说什么。

我回头看海，再回头看你。

风鼓着你的胳膊，我知道你一直想要飞离这个岛屿。可是世界那么大，你去了就不能回来。

我回头看海，再回头看你。有个问题涨满了我的胸口，我一定要跟你讲，却记不得那问题是什么，它在我身上鼓荡，把世界都变成了一口钟，而我扣在里面，周遭只有嗡嗡作响的热。你在太阳下闪着光，慢慢融化。

时间在哪里，时间在哪里，它就要过去，一切将要不见。

我慌乱地想要开口，以为这样就能找回那个问题，可是热封住了嘴，叫声变得粗糙，滑不出喉咙。

我就这样看着你变成一只雪白的蚌。

蚌是不能飞的。

可是又来了两只鸟。

鸟是不能带你走的。

可是你毫不犹豫咬住鸟儿腿间的布带。

我突然明白了眼前的场景。那是……伊索寓言？还是类似的故事？两只鸟儿带着一只乌龟，或者青蛙，或者蚌，飞渡重洋。旅行途中，那动物忍不住开口说话，松开了口中的布带，因此坠落而死。

你飞了起来。而我在地上，竭力挣脱炎热的束缚，却只能在炎热里晕眩疲软。世界那么大，你去了就不能回来，你留下的夏天像一座封闭游乐场，我们被困在其中，没完没了地飞旋，摇摆，喧哗或者孤寂。

我想要拉住你，喊你，问你去哪儿；我依稀记得要问你什么事，这问题像一块巨大的冰，如果我找到它，这世界就会在一瞬间重归冷静平和，我们就能从没完没了的旋转木马、云霄飞车与海盗船中停止，攀援下高大的钢铁支架，踏碎凝固的音乐和灯光，纷纷走向四面八方。也许像你一样，也许永不回来。

可我的胸腔滚热，一片翻腾里，我找不到那个问题的形状。这炎热让我旋转，一圈又一圈。

海，陆地，海，陆地……海，云层。

在眩晕里，那只蚌不再是你。而代之以我。你端坐下方，越来越远，静静看着我在阳光底下闪出雪花岩的点点光芒。

紧紧咬住带自己飞翔的布带，我不敢再去问什么。那会让我从云上坠落，粉身碎骨，应和了寓言的结局。

我只是看着你，看你越来越远。

直到那个女孩如插播广告一般，杀进一片云和海和你的画面。

我差一点以为她是你。不过只是一道光的相似。就像你的影子投到她身上，又唰地看不见了，剩下的只有她和我自己。

她不是你。她不是谁。

她矮身跳下一辆瘦弱单车，白T恤上光和影陡然翻转。

我只见过她这一面，却眼睁睁看着她就像闪电。

那一刹那，她好像是我的心，而我胸腔里另一颗心，连同身体，不知该放到哪里去。

直到那时我才终于记起，在坝的尽头，我究竟要找你说什么。

小景，告诉我那闪电的事。就像我曾经告诉你另一道闪电的事。

我想着，就忘了自己身处高空。

张嘴。

坠落。

而你不知所踪。

这个夏天我们终于有人开始一段新恋爱。